第三十七卷

五倫部四

兄弟附姊妹　嫂叔

薦弟　代殺　崑玉卯君
宰相夫人　朱五經　女嬃
妹上書　擧麪杖　和尚不了
丘嫂　解圍　攜朗去
娣建事姑

祖孫

李遷哲　郭子儀　距汾陽四世

不附梁公　純孝純孫

叔姪

孔明求後　焚囊　封姪

宰相材　報叔　宗子

婿附甥舅

祖學士　甚好甚好　國夫人

特選韋皐　阿上連名

朋友

管鮑　死友　可謂友

蘇張　交道難言　知己之言

身爲雅士　與子偕死　殺驢拔蒜

代使　吳保安

師弟

四友　三盈三虛　不及孔子

君子哉　道東道南　半千

門人三千

妾

飯牛歌　換馬　綠珠

我見亦憐　李百藥

挺之兒　一代尤物　黃巢姬

鮑生韋生　呼小宋　忍凍
是尚書　松壽　雙節

卷三十七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七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刪正

五倫部四

兄弟　附姊妹　嫂叔

龔勝徵爲諫議大夫引見卽薦其弟龔舍古人内舉不避親如此代醉編

漢許荆兄子世甞報仇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荆家欲殺之會荆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劍長跪曰世無狀相犯咎皆在荆不能相教兄既早歿一子爲嗣如全死者傷其滅絕今願殺身代之塞咎怨家扶起荆曰

許掾郡中稱爲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彙苑

世稱兄弟曰崑玉按蘇志云陸機兄弟生於崑山俱有才名雅望爲世所推時人比之崑山出玉〇又蘇子由巳卯生坡常號爲卯君鉛槧

呂汲公在相位其兄晉伯自外郡代還相與坐東府堂上夫人自廊下降階趨謁以二婢掖侍而前晉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叱二婢使去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晉伯略不顧勞聞者歎服其家法之嚴何氏語林

朱温父誠以五經教授鄉里號朱五經溫爲節度使其

母王氏猶傭食蕭縣劉崇家始迎以歸温擧觴爲壽啓曰朱五經平生讀書不登一第有子爲節度使無忝於先人矣母惻然良久曰汝能至此可謂英特然行義未必如先人也賢哉此媪深哉此言於朱五經之學必嘗有聞矣温簒位之日與宗戚飲博酒酣其兄全昱忽投瓊擊盆中迸散睨曰朱三爾碭山一百姓從黃巢爲盜天子用汝爲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行見汝赤其族矣何以博爲

女嬃屈原姊也聞屈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寛鄉人冀其見從因名曰姊歸故離騷之女嬃之嬋媛今申申其

詈予　彙苑

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升扶風人爲都護在絶域年老思入關妹乃上書曰妾兄超延命沙漠三十餘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後漢書

趙宋藝祖將北征京師諠言欲立檢點爲天子太祖告其家曰外間詾詾將若之何時太祖姊在厨下舉麪杖擊之曰丈夫臨事可否當自决乃來家間恐怖婦女耶　宋書

明少師姚廣孝往蘇湖等府賑濟廣孝初爲僧其姊嘗戒之曰汝旣爲和尚當發慈悲心蓋知其好殺也及預

靖難姊歎息謂人曰和尚慈悲當如是耶廣孝既貴還
吳往見姊姊拒之曰貴人何用至貧家爲不納廣孝乃
易僧服而往姊堅不肯出家人勸之姊不得已出立中
堂廣孝卽連下拜姊曰我安用爾拜許多耶曾見做和
尚不了底是甚好人言畢遂還戶内不復再見 皇明補遺

漢高祖微時嘗避事時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嫂厭叔
與客來陽爲羹盡轉釜客以故去已而視其釜中尚有
羹由是怨嫂及立齊代王而伯子獨不侯太上皇以爲
言高祖曰非敢忘之爲其母不長者封信爲羹頡侯高
祖號爲大度不記人過者然亦不置轉釜之怨 漢史

王凝之妻謝道韞凝之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詞理將屈道韞遣婢白獻之曰欲爲小郎解圍乃施青綾步障自蔽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晉書

晉謝朗父據早卒總角時病新起體羸未甚勞於叔父安前與沙門支遁講論遂至相苦嫂王氏再遣信令還安留使竟論王氏因出云新婦少遭艱難一生所寄惟在此兒因流涕携朗去謂坐客曰家嫂辭情慷慨恨不使朝士見之天中記

唐李光進弟光顏先娶而母委以家事及光進娶母已亡弟婦封貲貯納管鑰於姒光進命返之曰娣建事姑

旦嘗命主家事不可改因相持泣乃如初褚記室

祖孫

後周李遷哲嘗除眞州刺史卽本州也遷哲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十餘里第宅相次姬媵之有子者分處其中遷哲鳴笳導從往來其間縱酒歡讌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披簿以審之○郭子儀諸孫數十人每羣孫問安不盡羣頷之而已談賓

五代唐郭崇韜爲樞密使用事自宰相豆盧華等皆附之以其姓郭因問崇韜曰汾陽王本太原人徙華陰公世家鴈門豈其枝派耶崇韜曰因遭亂亡失譜牒嘗聞

先人言上距汾陽四世耳華曰然則固從祖也氏族博攷
狄青爲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身十
餘通詣青獻之以謂青之遠祖青謝之曰一時遭際安
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綱鑑

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意欲棄之穀年
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隨收輿
歸父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曰穀恐後父老不能更作
是以收之耳父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尅巳自責更
成純孝穀爲純孫太平御覽

叔姪

蜀諸葛喬字伯松瑾第二子本字冲慎孔明未有子求喬爲後瑾啓吳王而遣之孔明以爲嫡故攺其字喬爲舉孔明後有子舉還復爲瑾後蜀志

謝玄嘗佩紫羅香囊叔安惡之而不欲傷其意因戲賭得乃焚之時苻堅入寇安舉玄爲前鋒而有淝水之捷晉書

唐魏徵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姪叔慈帝愴然曰此可以勸俗卽許之唐史

呂文穆致政居洛真宗祀汾陰過洛文穆尚能迎謁至回鑾已病帝幸其宅問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

皆豚犬不可用有姪夷簡任潁川推官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通鑑

歐陽修少孤其叔父教之學既貴乞以一官回贈以報其德詔從之乃自員外郎贈郎中後世以爲美談不知又有先於修者王曾爲叅知政事改塟叔太子中舍宗元叔母嚴氏自言幼孤叔父母育之詔贈宗元工部員外郎嚴氏懷仁縣太君貽謀錄

元張閏八世不異爨家人百餘口無間言無私藏閏兄顯卒即以家事付姪聚聚辭曰叔父行也叔宜主之閏曰姪宗子也姪宜主之相讓既久卒以付聚縉紳之家

自謂不如堯山堂外紀

婿附甥舅

祖無擇晩娶徐氏有姿色議親之時無擇爲館職徐氏必欲相其人而無擇貌寢恐不得當也同舍馮當世京丰姿秀美乃諭媒妁俟馮出局揚鞭躍馬經過徐居曰此祖學士也徐竊窺喜甚成婚始語其非竟以反目離婚

皇甫泌向敏中之婿也少年縱逸多外寵往往涉旬不歸敏中方秉政每優容之而其女抱病甚篤敏中妻深以爲憂且有恚怒之詞敏中不得已具劄子乞與泌離

婚一日奏事畢方欲開陳真宗聖體似不和遽離扆坐敏中迎前奏曰臣有女婿皇甫泌語方至此真宗連應曰甚好甚好會得巳還内矣敏中詞不及畢下殿不覺抆淚蓋莫知聖意何如巳而傳詔中書皇甫泌特轉兩官敏中茫然自失欲翌日奏論是夕女死竟不能辨直其事東軒筆錄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輙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婿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

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於春官晏以青爲妾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婿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貽謀錄

張延賞累代台鉉每宴賓客選子婿莫有入意者其妻苗氏太宰苗晉卿之女也夫人有鑑甚別英銳特選韋皐秀才曰此人之貴無以比儔旣以女妻之不二三歲以韋郎性度高廓不拘小節張公稍悔之至不齒禮一門奴僕漸見輕怠惟苗氏待之常厚張氏垂泣言曰韋

郎七尺之軀學兼文武豈有沉滯兒家爲尊卑見誚良時勝境何忍虛擲乎韋乃辭東遊妻罄粧奩贈送延賞喜其往也贐以七馱物每之一驛則附遞一馱而還行經七驛所送之物盡歸之矣其所有者清河氏所贈粧奩及布囊書策而已延賞莫之測也後權隴右軍事會德宗行幸奉天西面之功獨居其上聖駕旋復之日自金吾持節西川以代延賞乃改易姓名以韋作韓以皐作翺莫敢言之也至天廻驛去府城三十里有人特報延賞曰替相公者金吾韋皐將軍非韓翺也苗夫人曰若是韋皐必韋郎也延賞笑曰天下同姓名者何限彼

韋生應已委棄溝壑豈能乘吾位乎婦女之言不足云爾〈初有巫瞽嫗者每述禍祟其言多中相公當直之神漸減韋郎擁從之神日增皆以妖妄之言不復再召〉

苗夫人又曰韋郎比雖貧賤氣凌霄漢每以相公所談未嘗一言屈媚因而見尤成事立功必此人也來早入州方知不誤延賞憂惕莫敢瞻視曰吾不識人西門而出皐入見苗禮奉過布衣之日凡是舊時婢僕曾無禮者悉遭韋公捧殺投於蜀江〈唐宋遺史〉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阿士孝綽少字也○唐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遣與兒姪連名〈語林〉

朋友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名忽死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耻知我不著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於管仲不惟知之又

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游中感恩知巳孰有過於仲者及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漢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死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

東無所變更此二人事雖與管仲相反而其相知實相類金罍子

羊角哀左伯桃二人相與爲死友欲仕於楚道遥山阻遇雨雪不得行饑寒無計自度不俱生也伯桃謂角哀曰天不我與深山窮困併在一人可得生宦俱死之後骸骨莫收内手捫心知不如子生恐無益而棄子之能樂在樹中角哀聽之伯桃入樹中而死得衣糧前至楚楚平王愛角哀之賢嘉伯桃之義以公卿之禮葬之角哀夢見伯桃曰蒙子之恩而獲厚葬然正苦荊將軍冢相近欲役使吾吾不能聽也與連戰不勝今月十五日

當大戰得子則勝否則負矣角哀至期日陳兵馬詣其冢上作三桐人自殺下而從之君子曰執義可以爲世規 列士傳

趙襄子游於囿中至梁馬郤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郤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青荓非樂死也重失人臣之節惡廢交友之道也青荓豫讓可謂之友也 吕氏序意

說人主須術以動上從横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横習之鬼谷先生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幷相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送其後覺知曰比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蘇君者 論衡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陳張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交道難也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枲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弘嘆曰寧逢惡賓不逢故人西京記

朱暉張堪同是南陽宛人張於太學見文季甚重之把臂語曰欲以妻子托朱生文季不敢對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常有知巳之言吾以信於心也初潭集

魏將軍張遼與護軍武周有隙就刺史溫恢求交胡質質辭以疾遼出遇質問曰僕心於君何以相孤如此質曰古人之交多取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流言不信方可善終武伯南身爲雅士往者將軍稱不輟口今因睚眦遂來嫌隙如質才薄豈能終好故不願也遼感其言復與周平按伯南武周字也 山堂肆考

吳範字文則三國孫權時拜騎都尉素與魏滕同邑相善滕嘗有罪孫權責怒甚嚴令敢有諫者死範謂滕曰與子偕死滕曰死而無益何用死爲範曰安能坐觀汝耶乃髠頭自縛詣門使鈴下以聞鈴下曰死不敢白範

曰汝有子耶曰有曰使汝爲吳範死子以屬我鈴下乃
排閤入言未卒權大怒欲投以戟逡巡走出範因突入
叩頭流血言與涕並良久權意乃釋免滕滕見範謝曰
父母能生長我不能免我於死丈夫相知如汝足矣何
用多爲吳錄

唐皇藩邸時毎過韋杜間逐兎忩反一書生延過其家
貧止一村妻一驢而已坐未久書生殺驢拔蒜酒饌霶
霈上奇之與語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毎遊必
過琚家及韋專制上憂之琚曰亂則殺之何疑也上納
其言後拜爲中書侍郎預配享

狄仁傑太原人爲府法曹參軍時同僚鄭崇資母老且病當充使絶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亟之病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泣乎乃請代崇資談寶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即元振從姪也會南蠻作亂李蒙爲姚州都督辟元振謂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行破賊立功當接引之俾其糜薄俸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爲判官委之軍事至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

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限豈有望焉側聞君子急人之急憂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丘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惟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駑蹇以望招携仲翔得書深感之卽言於李將軍召爲管記未至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爲虜蠻夷利漢財物其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絹三十匹保

安至姚州適值軍没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關致書於保安曰永固無恙（保安之字）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没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生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鴈寧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昨蒙枉問承間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敢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

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叅幕府則
絕域之人與僕何異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
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
日之事請不辭勞苦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
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
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
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
囚之竪死則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
事保安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傾其家得絹
二百疋往因住巂州經營十年不歸其妻乃率弱子駕

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安所在於途中糧盡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夫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升堂請保安曰吾常讀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俠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願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爲塡還

保安喜取其絹令蠻中通信者持往向二百日而仲翔
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
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爲仲翔洗沐賜衣裝引與同坐宴
樂之安居重保安行事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
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欵曲則使人於蠻洞市女口十
人皆有姿色旣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安居
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得報耶欽吳生分義故因人
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謝曰鄙身
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非瞑目敢忘大
造但此蠻口故爲公求來公今見辭翔以死請安居曰

雖違公雅意今爲公受一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
亦爲安居厚遇大獲資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
年矣郄至京以功授蔚州錄事叅軍則迎親到官兩歲
又以優授代州戶曹叅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
乃曰吾賴吳公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殁服除可以
行吾志矣乃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
山丞仲翔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
於彼權窆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衣環經加杖
自蜀郡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酹畢乃出其骨每
節皆墨記之盛於斂囊又出其妻骨亦墨記之貯於竹

籠而徙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魏郡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年旣而爲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携保安子之官爲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翔之沒也賜蠻首爲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惡得仲翔苦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便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

曰奴好走難禁止耶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鎖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鏁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其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故仲翔得歸焉 劇談錄

廬陵張千載字毅甫別號一鶚文山之友也文山貴時屢辟不出及文山廣敗還至吉州城下千載潛出相見曰丞相往燕千載亦往往卽寓文山囚所近側三年供送飲食無缺又密造一櫝文山授命日卽藏其首訪知夫人歐陽氏在俘虜中便火其屍然後拾骨寘囊幷櫝

南歸付其家安葬是日文山之子夢其父怒曰繩鉅未斷其子驚覺遽啟視之果有繩束其髮李卓吾贊曰不食其祿肯受其縛一繩未斷如錐刺腹生當指冠死當怒目張氏何人寘囊弁櫝生死交情千載一鶚 李氏焚書

師弟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尚書大傳

少正卯在魯與孔子並孔子之門三盈三虛惟顏淵不去顏淵獨知孔子聖也○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 論衡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鸇下畏網羅夫人爲善者少說者多若身不死安料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行節之虧是以恭敬待天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

鄭玄好學日夜討誦不倦門徒數百千人孔融深敬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廣其門曰通德門初師事馬融質諸疑問及辭歸融嘆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漢書

楊龜

山師事明道先生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性理

員半千名餘慶少與齊州人何彥先同師事王義方義方嘉重之嘗謂之曰五百年一賢足下當之矣遂改爲半千及義方卒半千與彥先皆成服喪畢而去神異錄

張後胤高祖鎮太原引爲客以經授秦王太宗即位賜宴月池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胤曰昔孔子門人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賛一人乃王天下計臣之功過於先聖矣帝爲之笑焉彙苑詳註

妾

列女傳曰妾倩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而商歌甚悲歌曰南山燦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倩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爲國家之事耶君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倩曰妾聞之也母老老母賤賤母少少母弱弱管仲曰何謂也倩曰昔者太公望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齊老可老耶夫伊尹有莘

氏之媵臣也湯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賤可賤耶睪子生五歲而賛禹少可少耶駃騠生七日而超其母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語君矣君不知識耶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白水鯈鯈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焉如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召我安居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桓公乃修官府齋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佐齊國以治 堯山堂外紀

後魏曹彰性倜儻偶逢駿馬愛之其主所惜也彰曰彰有美妾可換惟君所擇馬主因指一妓彰遂換之馬名曰鵲故後人作愛妾換馬詩奏之絃歌焉誠齋雜記

石崇有妓人綠珠美而工笛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凉觀臨清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示之曰任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綠珠也未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三思崇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晉書

晉桓宣武平蜀以李勢妹爲妾甚有寵常着齋後主始

不知既聞與數十婢拔白刃襲之正值李梳頭髮委籍地膚色玉曜不爲動容徐徐結髮斂手向主言曰國破家亡無心至此今日若能見殺乃是本懷神色閑正辭甚悽惋主於是擲刀前抱之曰阿子我見汝亦憐何況老奴遂善之 世說新語

李德林爲内史令與楊素共執隋政素功臣豪侈後房婦女錦衣玉食千人德林子百藥夜入其室則其寵妾所名也素俱執於庭將斬之百藥年未二十儀神俊秀素意惜之曰聞汝善爲文可作詩自敘稱吾意當免汝死解縛授以紙筆立就素覽之欣然以妾與之并資從

數十萬隋唐佳話

嚴挺之薄妻而愛其子武武年八歲詢其母曰大人常厚玄英未嘗慰省何至於斯母曰汝父嫌吾寢陋枕蓆數宵即懷汝自後相棄其母悽咽武亦憤惋候父出玄英方睡武持小鐵鎚擊碎其首挺之歸驚愕視之已斃矣左右言小郎君戲運鎚而致此挺之呼武曰汝何戲之甚武曰焉有大朝人士厚其侍妾困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父曰真嚴挺之兒天中記

嚴續相公歌姬唐鎬給事通犀帶皆一代尤物唐有慕姬之色嚴有欲帶之心因呼盧之會出妓解帶較勝負

於一擲舉坐屏風六骰數巡唐彩文勝唐乃酌酒命美人歌一曲而别相君悵然遣之開元遺事

中和間時溥既平黄巢獻俘於朝并巢姬妾百數僖宗御太元樓受之宣問姬妾汝等皆勛貴子女世受國恩何爲從賊其居首曰狂賊凶逆國家以百萬之衆失守宗祧播遷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賊責一女子置公卿將相於何地乎僖宗不復問皆戮於市人爭與之酒衆皆悲慟昏醉居首者獨不飲不泣至於就刑神色肅然清波志

酒徒鮑生家富畜妓開成初行歷陽道中止定山寺遇

外弟韋生下第東歸同憩水閣鮑置酒酒酣韋謂鮑曰
樂妓數輩焉在得不有携挈者乎鮑生曰幸各無恙然
滯維揚日連斃數駟後乘既闕不果悉從唯與夢蘭小
倩俱今亦可以佐歡矣頃之二雙鬟抱胡琴方響而至
遂坐鮑生之右撥絲擊金響亮溪谷酒闌鮑謂韋曰出
城得良馬乎對曰予春初塞遊自鄜坊歷烏延抵平夏
止靈武而廻部落駔駿獲數疋龍形鳳頸鹿脛鳧鷹眼
大足輕脊平筋容者皆有之鮑撫掌大悅乃停杯命燭
閱馬數疋於軒檻前向所誇誕實未盡其八九韋戲鮑
曰能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切密遣四絃更衣盛

粧頃之而至乃命捧酒勸韋生歌一曲以送之云白露
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頗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
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難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樓今
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召御者牽紫叱撥以
酧之鮑意未滿往復之說紊然無章有紫衣冠者二人
導從甚衆自水閣之西升堦而來鮑韋以寺當星使交
馳之路疑大寮夜至乃恐悚入室闔户以窺之而杯盤
狼藉不暇收拾時紫衣卽席相顧笑曰此卽向來指妾
換馬之筵乎因命酒對飲一人鬚髯甚長質貌甚偉持
盃望月沉吟久之曰今珠露旣清桂月如晝吟味時發

盃觴間行能援筆聯句賦今之體調一章以樂長夜否曰何以爲題長鬚濆曰便以妾換馬爲題仍以舍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命左右折庭前芭蕉一片啟書囊抽毫以操之各占一韵長鬚者唱云彼美人兮如瓊之瑛此良馬兮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逐曰故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永厭天衣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紫衣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頓生于玉勒長鬚濆曰步及庭砌効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驄意已悤於鬒髮汗

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紫衣曰是知事有興廢用有取舍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哉買笑之恩旣盡有類夢焉攄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四詠訖芭蕉盡韋生發篋取紅箋跪献於廡下二公大驚曰幽顯路殊何見逼之若是然吾子非後有爵祿不可與鄙夫相遇言訖二公行十餘步而失忽不知其所在才鬼記

宋祁字子京仁宗朝知成都帶唐書刻脩垂簾然二椽燭賸婢夾侍和墨伸紙人望之如神仙皆知其脩唐書也嘗過御街逢内家車子有褰帷者曰小宋也祁因做

鷓鴣天一曲落句云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千萬重其詞傳達禁中仁宗訪知呼小宋者後因與翰林語及小詞祁惶恐上曰蓬山不遠遂以贈之○子京多内寵後房曳羅綺者甚衆嘗宴於錦江偶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凍而歸宋書

司馬溫公未有子清河郡君爲置一妾一日使盛飾入書室中公略不顧妾思所以動之取一帙問曰中丞此是何書公拱手正色荅曰是尚書妾逡巡而退代醉編

宋韓侂胄有愛姬小故被譴錢唐令程松壽亟召女僧

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
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觧復召之知爲松所市
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
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君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
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侍禮侂胄大喜卽
日躐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
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追問
之曰柰何與大諫同名荅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
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 宋史
明天順時張寧有二妾一寒香姓高氏一晩翠姓李氏

年可十六七皆端潔慧悟公老益愛重之及病將革無子諸姬年長者悉命出之二氏獨不忍去因泣請曰妾二人有死無二幸及公目未瞑願賜一閣同處且封鑰之第留一竇以進湯粥誓以死殉公也遂引刀各截其髮以示無他腸公命從之乃寂居小閣絶不與外間通聲問及卒乃設席閣中旦夕哭臨服三年喪不闚户者五十餘年嗣子曰嘉秀字文英舉嘉靖己丑進士其晝錦歸也二氏曰妾等犬馬之齒已踰七旬幸不辱先公於地下又況有佳後耶令啓鑰出則皤然雙媪矣親戚莫不憐敬之遂爲之奏聞旌之曰雙節云堯山堂外紀

終

第三十八卷

五倫部五

僕

馮子都　王安　張承業

杜亮　王義　更為僕

特欲老實　水精　嚴安

傒來保　阿寄　嚴辛

稱義投刺　此亦人子

奴婢

翔風　人種　二僕逋金

却要　眞珠　贈婢
前令女　誦秋水篇　春娘
朝華　捧劍　郭斌婢
楊先生不能認

娼妓

洪涯　十奴　墨池雪岸
義娼　武昌新柳　女投書
京口娼　罰家妓　劉國容
李琪　毛惜惜　秦妙觀
挾四妓　高三　妓詞

妓六館　王翹兒

卷三十八目錄終

劉氏鴻書卷之三十八

明　宣城劉仲達　纂輯
太史湯賓尹　删正

五倫部五

僕

霍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嘗與計事本傳○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初潭集

張承業字繼元內常侍張泰養子初以特進監河東軍朱温篡唐承業佐晉王存勗有復讎之志巳晉王欲稱

帝承業亟詣魏州諫曰吾王世世忠於唐室老奴三十餘年爲王收拾財賦召補兵馬誓滅逆賊復本朝宗社耳今河北甫定朱氏尚存而王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其誰不解體乎王何不先滅朱氏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南取吳西取蜀汎掃宇内合爲一家當是之時雖使高祖太宗復生誰敢居王上者讓之愈久則得之愈堅矣老奴之志無他矣但以受先主大恩欲爲王立萬年之基耳王曰此非余所願柰羣下意何承業知不可止慟哭曰諸侯血戰本爲唐家今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即歸晉陽悒悒成疾不復起

蕭穎士開元中年十九擢進士第至三十餘該博三教性急躁忿戾舉無其比常使一傭僕杜亮每一決責便至瘡養平復遵其指使如故或勸亮曰子傭夫也何不擇其善主而受苦若是乎亮曰愚豈不知但愛其才學博奥以此戀戀不能去卒至於死　朝野僉載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爲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爲人所刺義扞刃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爲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傳奇稱度爲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

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陳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金罍子

韓叅政億李參政若谷未第時俱貧同途赴試京師有氊一席一割分之每出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箱將至長社一二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來箱中只有錢六伯以其半遺韓伯持之哭别去後舉韓亦登第皆參政邵氏聞見録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儈顧一僕役特選一能應對閒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垢面愚騃之人來遂用之儈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馬騎

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遠牛中等易馴人下等良善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爲所使矣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公公驚問僕以實對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便是樣子 輟耕錄

貞元中有處士周邯文學豪俊之士也因夷人賣奴年十四五視其貎甚慧黠言善入水如履平地令其沉潛雖經日移時終無所苦云蜀之溪壑潭洞無不届也邯因買之易其名曰水精邯自蜀乘舟下峽抵江陵經瞿塘艶澦遂令水精沈而視其邃遠水精入移時而出多

探金銀器物耶喜甚舜艤船於江潭皆令水精沉之復有所得沿流抵江都經牛渚磯古云最深處是温嶠爇犀照水怪之濱又使没入移時復得寶玉云甚有水怪莫能名狀皆怒目戟手身僅免禍因兹耶亦至富贍後數年耶有友人王澤牧相州耶適河北而訪之澤甚喜與之游宴日不能暇因相與至州北隅八角井天然盤石而甃成八角焉濶可三丈餘旦暮烟雲蓊鬱漫衍百餘步晦夜有光如火紅射出千尺鑒物若晝古老相傳云有金龍潛其底或亢陽禱之亦甚有應澤曰此井應有至寶但無計而究其是非耳耶笑曰甚易遂命水精

曰汝可與我投此井到底看有何怪異澤亦嘗有所賞
也水精巳久不入水忻然脫衣沉之良久而出語邯曰
有一黃龍極大鱗如金色抱數顆明珠熟寐水精欲刼
之但手無刃憚其龍忽覺是以不敢觸若得一利劍如
龍覺當斬之無憚也邯與澤大喜澤曰吾有劍非常之
寶也汝可持往而刼之水精飲酒仗劍而入移時四面
觀者如堵忽見水精自井面躍出數百步續有金手亦
長數百尺爪甲鋒頴自空拏攫水精却入井去左右懾
慄不敢近覦但邯悲其水精澤恨失其寶劍 述異記
覇州人胡煌家稍豐好義忘利一僕曰嚴安執役三十

年恭謹有信未嘗輙受傭直煌與之則云姑儲於主家須欲用乃取愛惜主物不妄費分毫煌待之如弟嚴亦呼煌爲兄而謂其妻爲嫂紹興庚辰虜正隆某年也歲之中春嚴把煌袂入浴室云兄將死又不以善終自今七十日當遭雷震於市弟有一術可救能相信乎煌素重其人憂窘莫知所出後六十日叩嚴曰若果如弟言大期已逼所謂術者云何卽授以秘呪曰才脫兄厄吾亦從此逝矣及期天壤澄霽四野無雲嚴埰壘卓櫈數層假僧袈裟蒙其上至午烟霧坌興迅雷激電引煌入伏卓下使急誦呪須臾火光迸裂旋繞左右若有所尋

索一大神披甲仗鉞呼諸鬼物曰胡煌無處求今已失
時此人旣免天誅且延一紀之壽吾曹將柰何霍然而
散日猶未晡嚴不知所在煌至壬辰歲始亡夷堅志
侯來保者尚書陳廸家人也廸靖難中抗節當極刑六
子同日就死時禁嚴姻族四竄莫敢旁晛來保憤痛切
至潛拾其遺骨還葬宣城計家橋人士多之蓋有林唐
二義士風矣宣州志
阿寄者淳安徐氏僕也徐氏昆弟別産而居伯得一馬
仲得一牛季寡婦得寄寄年五十餘矣寡婦泣曰馬則
乘牛則耕蹌跟老僕乃費吾藜羨阿寄歎曰噫主謂我

力不牛馬若耶迺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瞽珥之屬得金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利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爲寡婦嫁三女婚兩郎齎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皆輸粟入太學而寡婦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革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枕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言訖而終徐氏諸孫竊啓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一嫗一兒僅敝縕掩體而已（耳談）

分宜嚴相以正月二十八日誕宜春令劉入覲時隨泉

往視視後因嚴相倦令閽門劉公不得出有嚴辛者嚴相紀綱僕也導劉公往間道過其私居留劉公飯飯已辛曰他日望臺下垂青劉公曰汝主正當隆赫烏用垂青爲也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毋忘今日之託不數年嚴相果大敗且死劉公適守袁州辛方以贓二萬滯獄劉公憶昔語且憫其知幾爲減去贓若干得出獄從戌

瑣言

嚴分宜當國家人永年專爲世蕃過錢號曰鶴坡無不稱鶴坡者一御史與之稱義兄弟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蓋一二至江陵當國而家人子游七司其出納號

曰楚濱無不稱楚濱者翰林一大僚爲記以贈之有二給事與之通婚媾翰林諸公贈詩及文而九卿給事御史投刺十至四五矣徹侯緹帥延飲必上坐衣冠躍馬洋洋長安中勢尤可畏後事敗一坐絞一坐斬人心雖快而士大夫之體則已糜爛不可收拾矣 觚不觚錄

世有奴婢妾爲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勳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饒常怪人詈奴爲畜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遺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

黄太史亦嘗論御奴婢廼云退省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得肆其責者也廼於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爲奴婢彼獨貧耳 金罍子

奴婢

晉石崇字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得之胡中年甫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歲容貌文詞莫有類者且能辨四方玉產常云西北方玉聲沉重而性温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崇

甚愛之拾遺記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留婢既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着重服自追之累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初潭集

李丞相有二僕逋金十千一夕遁去其女將十歲有美姿自縶一券於帶願賣宅中以償丞相視夫人曰當如已子育之於室訓教婦德俟長求夫嫁之請夫人親爲結褵務在明潔夫人如所教及笄擇一婿具奩歸之女範堅白其父後歸京師感公刻骨丞相病夫歸刲股作羹及薨服齊三年代醉編

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曰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惟却要主之李侍婢數十莫之偕也而巧媚才捷能承順顔色姻黨亦多憐之李四子長曰延禧次曰延範次曰延祚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皆年少狂俠咸欲烝却要而不能嘗遇清明節時纖月娟娟庭花爛發中堂垂繡幕背銀釭而却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大郎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庭中東南隅竚立相待候堂前眠熟當至大郎既去至廊下又逢二郎調之却要復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二郎既去又遇三郎束之却要復取茵席授

之曰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旣去又五郎遇着握手不可解却要亦取茵席授之曰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去延禱於廳角中屏息以待廳門斜閉見其三弟比比而至各趨一隅心雖訝之而不敢發少頃却要密燃炬疾向廳事豁雙扉而照之謂延禱輩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裏覓宿處皆棄所携掩面而走却要復從而咍之自是諸子懷慙不敢失敬 三水小牘

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廕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晩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眞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珠名

轉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
家藏一女寶不曾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
若登徒子能狀其姸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
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
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吾目然後可以操文愿
從之虞卿一見此姬眈然自失度終不可得乃話於牛
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愿欲何求吾能致之亦何必
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
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舌
能易人五臓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

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以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回聖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愆昨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飜然曰柰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日罷之必謂司空或溺而不能舍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鎭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空

得鎮不亦可乎愿甚悅乃以眞珠歸牛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牛羊日曆）皇甫松牛奇章公之甥怨公不薦爲謗詩曰夜入眞珠室朝遊玳瑁宮眞珠即公侍妾名也（摭言）眞珠鎮襄陽時所納也有殊色歌舞之態時號絶倫（眞珠叙錄）奇章公納妓曰眞珠有殊色盧肇至奇章重其文延于中寢會眞珠沐髮方以手捧其髻插釵于兩鬢間丞相曰何妨一詠肇曰知道相公憐玉腕故將雙手整金釵（吟窓叙錄）

唐末士子崔郊始有婢端麗郊竊愛之他日鬻婢於襄陽司空于頔得錢四十萬因寒食出遊婢見郊立於柳陰下郊因作詩贈之曰公子王孫逐後塵綠珠垂淚滴羅巾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疾郊者錄詩以示頔頔召郊執其手曰詩公所作也四十萬小哉何不早言因以婢贈之 國憲家猷

江南李氏時有縣令鍾離君與隣縣許令爲婚女將出適買一婢從嫁一日其婢執箕箒治地堂前熟視窊處惻然淚下鍾離君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爲毬窩導我戲劇歲久而穴處未改鍾離君驚問其故

婢曰我父政前縣令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更賣爲婢鍾離君呼牙儈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遽以書抵許氏曰吾買得前令之女義不可久辱當輟簾篚先求婿嫁之更一年别爲吾女營辦許荅書曰蘧伯玉耻獨爲君子君何自專仁義願以前令之女配吾子君女當别求良配於是前令之女遂歸許氏

真宗宴近臣語及莊子忽命呼秋水至則綠衣翠鬟小女童也誦秋水篇聞者駭異 雜志

春娘蘇子瞻婢也子瞻居黃州臨行蔣運使餞之公命春娘行酒蔣問春娘去否公曰欲還父母家蔣曰公行

必須馬願以白馬易春娘可乎公諾之春娘斂衽前曰景公斬廄吏而晏子諫之夫子廄焚而不問馬皆貴人賤畜也學士以人換馬則貴畜賤人矣遂下堦觸槐而死本紀

秦少游侍兒朝華姓邊氏京師人也元祐癸酉歲納之嘗爲詩云天風吹月入欄杆烏鵲無聲子夜閒織女明星來枕上了知身不在人間時朝華年十九也後三年少游欲脩眞斷世緣遂遣朝華歸父母家貧以金帛嫁之朝華臨别泣不已少游作詩云月霧茫茫曉柝悲玉人揮手斷腸時不須重向燈前泣百歲終當一别離朝

華既去二十餘日使其父來云不願嫁却乞歸少游憐而復取歸明年少游出倅錢唐至淮上因與道友論議歎光景之遄歸謂華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眞矣亟使人走京師呼其父來遣朝華隨去復作詩云玉人前去却重來此度分攜更不迴陽斷龜山離別處夕陽孤塔自崔巍時紹聖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嘗手書記此事未幾遂竄南荒去 墨莊冗錄

咸陽郭氏富室也僕媵甚衆內有蒼頭名捧劍不事音樂常以望水翫雲不遵驅策雖每遭棰撻終所見違一旦忽題一篇章其主益怒詩曰青鳥啣葡萄飛上金井

欄美人恐驚去不敢捲簾看儒士聞而競觀之以爲協律之詞其主稍容焉又題後堂牡丹花曰一種芳菲出後庭却輸桃李得佳名誰能爲向夫人說從此移根近太清捧劍私啟賓客曰願作夷狄之鬼恥爲愚俗蒼頭其後將竄復留詩曰珍重郭四郎臨行不得別曉漏動離心輕車冒寒雪欲出主人門零涕暗嗚咽萬里隔關山一心思漢月亦大慧辯哉雲溪友議

郭斌爲金將金亡斌出保金蘭定會四州元兵圍會州城斌力戰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而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恐使絕嗣此其

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中死元將聞之惻然為保其孤 萬姓統譜

明楊文貞公在内閣時夫人已下世惟一婢侍巾櫛而已一日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命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内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囘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命所司如制封之聞卽大常少卿導毋 菽園雜記

娼妓

洪涯三皇時伎人乃娼家托始也 文選 ○妓字十奴也

其貌雖美不過可及十奴之價故事會攷

崔涯者吳楚狂生與張祜齊名每留題娼肆譽之則車馬繼來毀之則杯盤失錯嘗嘲李端端一黑詩端端憂心如病使院飲囘遥見二子躡屐而行於道傍再拜戰惕曰端端祗候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因而重贈一絕句又粉飾之於是大賈居豪競臻其户或戲之曰李家娘子纔出墨池便登雪嶺又雜嘲二首二年不到宋家東阿母深居僻巷中含淚向人羞不語琵琶絃斷倚屏風又日暮追來畫閣中百年心事一宵同寒雞鼓翼紗窗外已覺恩情逐曉風雲溪友議

義倡者長沙人家世倡籍善謳尤喜秦少游樂府得一篇輙手筆口詠不置以之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潭土風俗妓籍中可與言者或言倡逐往焉少游初以潭去京數千里其俗山獠夷陋雖聞倡名意甚易之及見覩其姿容既美而所居復瀟洒可人意以爲非惟自湖外來所未有雖京洛間亦不易得坐語間顧見几上文一編就視之目曰秦學士詞因取竟閱皆已平日所作者環視無他文少游竊怪之故詰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多詞倡不知其少游也即具道所以少游曰能歌乎曰素所習也少游愈益怪曰不惟愛之而又習

之歌之彼秦學士者亦嘗遇若乎曰妾處僻陋秦學士京師貴人焉得至此藉令至豈顧妾哉少游乃戲曰若愛秦學士徒悅其詞爾若使親見容貌未必然也倡嘆曰嗟乎使得見秦學士雖爲之妾御死復何恨少游察其語誠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卽我是也以朝命貶出因道而來此爾倡大驚色若不懌者稍稍引退入謂母媼有頃媼出設位坐少游於堂倡冠帔立階下北面拜少游起且避媼掖之坐以受拜已且張筵飲虛左席示不敢抗母子左右侍觴酒一行率歌少游一闋以侑之卒飲甚懽比夜乃罷止少游宿衾枕席褥必躬設夜分

寢定倡乃寢先平明起飾冠帔奉沃匜立帳外以待少游感其意爲留數日倡不敢以燕惰見愈加敬禮將別囑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妾又不敢從行恐重以爲累惟誓潔身以報他日北歸幸一過妾妾願畢矣少游許之一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倡雖處風塵中爲人婉娩有氣節旣與少游約因閉門謝客獨與媼處誓不負少游也一日晝寢寤驚泣曰吾自與秦學士別未嘗見夢今夢來別非吉兆也秦其死乎亟遣僕順塗覘之數日得報秦果死矣乃謂媼曰吾昔以身許秦學士今不可以死故背之遂衰服以赴

行數百里遇於旅館將入門者禦焉告之故而後入臨其喪拊棺繞之三週舉聲一慟而絕京口人鍾鳴將之常州敎官以聞於郡守李次山旣爲作義倡傳又系之賛云 青泥蓮花記

韋蟾廉問鄂州及罷任賔僚盛陳祖席蟾遂書文選句云悲莫悲兮生别離登山臨水送將歸以箋毫授賔從請續座中悵望皆思不屬逡巡女妓泫然起曰某不才不敢染翰欲口占兩句韋大驚異令隨寫之武昌無限新栽柳不見楊花撲面飛座客無不嘉歎韋令唱作楊柳枝詞極歡而散贈數千緡納之翌日共載而發 雅言雜載

蜀人皆呼營妓爲女校書故胡曾有詩贈薛濤云萬里橋邊薛校書枇杷花下閉君居掃眉才子知多少管領春風總不如濤再爲連帥所喜因事獲罪怒而遠之作十離詩以獻之一曰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鷰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遂復喜焉 鑑戒錄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齁齁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

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术於黄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責舉朝爲之動色其明智英偉如此 鶴林玉露

王韶罷樞密副使以禮部侍郎知鄂州一日宴客出家妓奏樂入夜席客張績沉醉挽家妓不前遽將擁之家妓泣訴于韶坐客皆失色韶徐曰比出爾曹以娛賓而乃令賓客失歡命取大盃罰家妓旣而容色不動談笑如故人亦伏其量也 東軒筆錄

長安名妓劉國容有姿色能吟詩與進士郭昭述相愛他人莫敢窺也後昭述釋褐授天長簿遂與國容相别詰旦赴任行至咸陽國容使一女僕馳矮駒賫短書云歡寢方濃恨雞聲之斷愛恩情未洽嘆馬足以無情使我勞心因君減食再期後會以結齊眉長安子弟多諷誦焉 桯史

坡公在黃日每有讌集醉墨淋漓不惜與人至於營妓供侍扇書帶畫亦時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頗知書札坡亦每顧之喜終未嘗獲公之賜至公移汝郡將祖行酒酣奉觴再拜取領巾乞書公顧視久之令琪磨硯墨

濃取筆大書東坡七歳黄州住何事無言及李琪即擲筆袖手與客談笑坐客相謂語似凡易又不終篇何也至將徹具琪復拜請坡大笑曰幾忘繼書云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留詩一座擊節盡歡而散坡集

徐州有營妓馬盼者甚慧麗東坡守徐日甚喜之盼能學公書得其彷佛公嘗書黄鶴樓賦未畢盼竊效公書山川開合四字公見之大笑略爲潤色不復易之今碑中四字盼之書也

徽宗義妓毛惜惜高郵妓也端平初别將榮全據高郵以叛制置使遣人招之不聽全與同黨王安等宴飲惜

惜耻於供給安斥責之惜惜曰初謂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乃閉門不納使者乃叛逆耳妾雖賤妓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殺之 一統志

秦妙觀宣和名娼也色冠都邑畫工多圖其貌售於外方陸升之仲高山陰勝流詞翰俱妙晚坐秦黨中遂廢於家嘗語人曰頃客臨安雨中一老婦人蓬首垢面丐於市籍簷溜以濯足泣訴於升之曰官人曾聞秦妙觀否妾即是也雖掩抑困悴而聲音舉措固自若也因與之金而遣之 玉照新志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分必死大

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爾死妓予之半胥曰上位神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兒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皜潔以脂粉香澤冶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媚艷之極首飾衣服悉以金寶錦繡雖相服褻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第如此無用它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及華爛繒綵珍具堆積滿地照曜左右至躶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廝何知即叱放之

樹衷談

京師娼女高三者自幼美姿容昌平侯楊俊與之狎猶處子也昌平去備北邊者數載倡閉門謝客天順中昌平與范都督廣爲石亨所構誅以正統十四年大駕陷土木昌平坐視不救赴市二人英氣不挫楊尤挺勁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殺之固宜親戚故吏無一往者俄有一婦人縞而來乃娼也楊顧謂曰若來何爲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楊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辦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頸血以鍼線紐

接着於頸顧楊家人曰去埜之郎自取練經於旁清泥蓮花記

蜀娼類能文蓋薛濤遺風也宋時有翁客自蜀挾一妓歸畜之別室率數日一往偶以病少疎妓頗疑之客作詞自解妓即韻荅之云說盟說誓說情說意動便春愁滿紙多應念得脫空經是那個先生教底不茶不飯不言不語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閒又那得工夫咒你堯山堂外紀

國初不禁官妓唯挾唱飲宿者有律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初於京師建官妓館六座於聚寶門

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研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憲法嚴肅諸司每朝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浸滛放恣觧帶盤礴喧呶竟日樓窓懸繫牙牌纍纍相比日晨歸署半已霑醉曹多廢務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革去之顧公太康人剛嚴爲朝紳冠時謂明之包公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璧三五室内皆寂然畏其聞或過門見有雙藤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國朝典故

王翹兒者故臨淄民家女也自少鬻於娼家冒姓馬名

之曰翹兒攜來江南教之吳歙郎善吳歙教之彈胡琵琶郎善彈胡琵琶翹兒貌不逾中色而音吐激越度曲宛轉往往傾其座人一時平康里中諸老妓皆從翹兒習新聲竟不能過之然性多俠雅不喜媚客大腹賈齎多金賂翹兒意稍不屬輙惛惛不開賈恚而收金去以是數受假母撻罵愈益厭苦之會有少年私金於翹兒者遂以計脫假母而自徙居海上更稱王翠翹云海上多文儒貴遊尤好以音律相賈重令翹兒一啟齒以為絕世無雙爭艷惜之以是其名滿江南歲所得纏頭無算乃翹兒更以施諸所善貧客橐中一錢不留也久之

倭人冦江南掠海上燹其邑翹兒竄走桐鄉已而轉掠桐鄉城陷翹兒被擄酋執以見其寨主徐海者徐海故越人號明山和尚者是海初怪其姿態不類民間婦女訊之知爲翹兒試之吳歈及彈胡琵琶以侑酒絕愛幸之尊爲夫人斥帳中諸姬羅拜咸呼之爲王夫人翹兒旣已用事凡海一切計畫唯翹兒意乃翹兒亦陽暱之陰實幸其敗事冀得歸國以老也會督府遣華老人檄召海肯來降與之官海怒而縛華老人將斬之翹兒曰今日之勢在君降不降何與來使也親解華老人縛而厚與之金勞苦也華老人者海上人故識之而華老人

者亦私覰所謂王夫人知爲䵣兒不敢泄也歸告督府曰賊未可圖第所幸王夫人者臣視之有外心當藉以磔賊耳督府曰善乃更遣羅中書詣海說降而益市金珠寶玉以陰購䵣兒䵣兒日夜在帳中從容言大事必不可成不如降也江南苦兵久矣降且得官終身當共富貴海遂許羅中書約降於督府督府選日大整兵迫海寨海信䵣兒言不爲隄備督府急麾兵鼓譟而進斬海首而生致䵣兒盡諸倭人殲焉捷至督府供張轅門以饗諸叅佐令䵣兒歌而遍行酒諸叅佐皆起爲督府壽督府酒酣心動亦握䵣降堦而與䵣兒戲夜深席大

亂明日督府頗悔夜來醉中事而以翹兒功高不忍殺
之乃以賜所謂永順酋長翹兒旣從之去錢塘舟中輙
悒悒不自得歎曰明山遇我厚我以國事誘殺之殺一
酋而更屬一酋何面目生乎夜半投江死　廣監異編

劉氏鴻書卷三十八終